

谜甲  
Discovery  
Novel  
最悬疑 迷

# 浮屠

花田沧事

荆山浮屠◎著

杀人对他来说，是一种天分，更是一种艺术。  
严丝合缝的诱杀计划，隐藏在静谧山村里的秘密……  
你是否敢独自前往，一探究竟？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鬼 屋 本

花田滄事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鬼杀：花田诡事 / 荆山浮屠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0251-599-4

I. ①鬼… II. ①荆…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3877号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鬼杀：花田诡事

---

作 者 荆山浮屠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80251-599-4  
定 价 29.8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84250838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 序幕

二黑睡醒了午觉，想上山走走。他是一个光棍汉，三十好几的人了依然没有娶上媳妇，不过他并没有什么感觉，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确实，村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光棍，像村东的老吴都是奔四十的人了，不也是没有老婆吗？村北的大勇前两年还说要出去找个媳妇回来呢，结果出去了十几天不还是空手而归吗？这样的事在村里再平常不过了。

想着这些事，不知不觉中他走上了村东那条小路，这里正好是一片开阔的地带，阳光大片大片地洒下来，照得二黑暖洋洋的，舒服得不得了。于是他停下了脚步，深深地打了个哈欠，惬意地伸了一个懒腰，心里想，这样的生活多好，何必为找什么老婆犯难呢？一辈子就这样待在这宁静的山村里，可以过着天堂一般的日子……

就在他还沉浸在自己幸福的遐想中的时候，一只老鼠突然冲到了他的脚边，在他裸露的脚趾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钻心的疼痛让二黑猛然清醒过来，他连忙伸手去抓那只老鼠，谁知道，这老鼠机

灵异常，松开他的脚趾反口咬住了他的手掌，这让二黑忍不住大叫起来。

这一叫可好，从周围的土堆里一下子钻出好几十只老鼠来，个个瞪着猩红的眼睛，毫不犹豫地扑向了二黑，二黑想跑却早已被老鼠拦住了去路。没多久，他就摔倒在地上，只能大声地呼救……

当大家赶到的时候，二黑已经奄奄一息，村民们用油火驱赶了二黑身上的老鼠，再一看去，只见二黑身上衣衫褴褛，皮肤没有一块完好的，尤其是大腿的部位许多伤口非常之深，里面的肌肉血管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村民们慌慌张张地抬起他，准备送往医院。

一个老人拦住了大家，“他只能在这里医治，老五，你去城里买些治伤的药，还有消炎药、注射针管，二黑不能送到医院里。”短暂的停顿之后，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顺从地把二黑抬回到家里，从外面反锁了大门，留下两个人看守。那个叫老五的则连夜赶去了城里。

二黑的号叫持续了一夜，村里人几乎都没有睡着，他们恐慌，他们害怕，他们不希望同样的命运落在自己的头上。

二黑只剩一口气的时候，老五赶了回来。他手里拿着药，定定地看着坐在床边的老人，不知所措：“李叔，这药……”

老人叹口气说道：“留着吧，迟早会有人用上的。”说罢，他的目光从老五的身边经过，望向远方。那里有一棵树，一棵挂满了红布条的老槐树。

## 目 录

- |     |      |
|-----|------|
| 001 | 序幕   |
| 001 | 校园有鬼 |
| 027 | 迷雾重重 |
| 067 | 白衣公主 |
| 109 | 山村探秘 |
| 141 | 忘情毒花 |
| 177 | 逃出生天 |
| 197 | 危机重现 |
| 217 | 凶案又起 |
| 225 | 安平首富 |
| 235 | 数字谜团 |

校园有鬼——





记

得那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中午刚过，我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正考虑是不是找个地方小憩一会儿，因为办公室里的那个破沙发根本就无法承担住我一米七五的标准身材，再加上睡在上面只要一动就是嘎吱嘎吱地叫唤，估计躺在上面也不想睡了。

说到这间破办公室，就不得不从头说起了。

我大学本科是学医学的，一个冷得发酷的学科——中医。别看每年政府都在喊发展民族医学，可是根本没有什么成效，该不景气还是不景气，往往就是中医院和西医院在一起，一边门可罗雀，一边熙熙攘攘；我们实习的时候大多就是坐在门诊里，在楼上数排队的人头解闷。因为早知道中医的就业境况，所以我也为毕业做了准备。

首先，学中医的几乎没有人能考上西医的研究生，就算你有这个实力，面试那一关通不过也是枉然，再加上多数西医院校的老师都认为中医院校的学生能力不强，所以我只好折中考虑，选择了一个边缘学科——心理学。

之所以选择心理学，无非就是看到它的前景，刚好我大学毕业那年，中国出了个家喻户晓的马加爵，杀人动机不详，不过政府还是给出了一个结论：心理问题，现在大学生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一声令下，全国高校都开始搞心理教育，有能力的开设心理专业，没能力的聘请心理教师开设心理选修课程，那一段时间，整个就是“全国心理一片红”，引发了大学学习心理学的热潮。

我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在考研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报了一家三流学校的心理学专业。

研究生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了，才发现自己还是算错了。本来，我选择心理就是看重了心理学的前景，可是没有想到这心理学竟然也和中医一样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三年过去，不但没有什么发展反而退步了不少，许多大学里的心理学办公室非常萧条，真的就面临灭门的地步了。

于是我想通过老师选择留校，可是在和老师谈了一次以后也放弃了，因为我要留下了，他就得走人，所以还是我自己动身吧。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背起背包准备回老家的那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个大学同学的短信，这条短信改变了我的命运。

发短信的同学大学里和我住一个宿舍，姓周名海峰，关系相当铁，也是当初上学的时候打星际干掉韩国人的功臣之一，每次只要我逃课去练星际他肯定也会同行，后来连买衣服我们两个都经常买

一样的，以至于很多女同学认为我们是“同志”，这也是我们两个到大学毕业也没有找到另一半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大学毕业，各奔东西，我上研究生，他工作，又不在一起，开始还联系着，后来电话换了几次之后就失去了联络。

短信很简单：我是周海峰，看到短信给我回个电话，速度。“速度”这两个字让我感到很亲切，上学的时候，出去逃课每次他给我留的口信都是“速度”，真是有种时间就是金钱的感觉。看到这里，我就把背包扔在了一边，反正还没有买车票，大不了明天再回家。想着我就走出了研究生宿舍楼，找到一家公用电话亭就按照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嘟，嘟，嘟……”对面响了半天没有人接，我就奇怪了，难道没有人？不会吧，刚给我发来的短信啊。

挂了，接着打一个，“嘟，嘟……”还是一样，这样一来搞得我莫名其妙，心里立刻有了一个疑问，这发短信的到底是不是周海峰呢？难道是要我走了，那些师弟师妹们在给我开个玩笑？可转念一想，不会吧，从短信中的口气和习惯来看，确实是周海峰，难道是他出了什么事，是求救短信？是……

学心理的就有一个坏毛病，思维太开阔。转眼间，我的思维已经跳跃地想到了杀人、绑架上面，周海峰在我的意识之中已经被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人蹂躏了十多回了，甚至……

就在这时候，我的电话突然响起来，音乐大得出奇，硬生生地把我从假想中拉了出来，吓了我一跳。低头一看号码，是发短信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按住了接听键。

“喂，是咸鱼王吗？”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很熟悉，我一下子激动

起来，对，没错，他就是周海峰，连我的外号都知道。

“咸鱼王”是周海峰给我起的外号，其实我的真名叫王宇贤，如果不是当年周海峰那句“咸鱼翻身”，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把我的名字倒过来竟然非常cool。

“是我，小疯子吧，你小子在哪里混呢？”一听这个我也不客气，他的外号随口而出，“原来学校的那个校花妹妹一直跟我打听你的联系方式。”我所说的校花，其实是上学时候暗恋他的一个“小恐龙”，小我们一届，但对他穷追猛打，差点就在毕业之前出了事，后来海峰跟我说，幸好当初没有出月亮，要不张宇那首歌就是给他准备的。

虽然我看不到海峰的脸，但我估计这句话对他的杀伤力非常大，估计现在正在脸红，果然，停顿了一下后，他粗声粗气地吼过来了：“说我呢，那个丫头还不是你介绍给我的，当时还美其名曰交网友，后来我才知道你是想摆脱人家。”

真没想到他还记仇呢，想我当初也是一片好意，虽然确实有想摆脱恐龙的念头，可是……没等我想完，耳边又响起海峰的声音：“咸鱼，这两天过来下吧，我听说你的工作没戏了，在这里帮你找了一个，有兴趣不？”

听到这话我一愣，但旋即想到是不是这个疯子在调侃我：“你就忽悠吧，知道我现在心灵很脆弱，你还在我伤口上撒把盐，怕我不够咸啊！”

“知道你就是这副德行，我说的是真的。我们大学正好缺一个心理老师，我都给你报名了，就这两天过来，后天要面试了！”海峰根本没有给我考虑的机会。

大学心理教师，这几乎是我梦想的职业，工作简单，薪水不错，每年有四个月左右的带薪休假，我几乎就要答应下来了。不过，这样的好事真的就会落在我头上吗？难道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这福来得也太快了。

“我还是不太相信，疯子，最近我深受打击，突然给我这么好的待遇、福利，我……”

“什么福利不福利的，”海峰声音突然压低了许多，神秘异常，“其实我这里出了很多奇怪的事情，我想只有你能帮我！记得，早点来，尽量不要在晚上十一点之后来学校。”说完，他咔的一声把电话挂掉，留下我一个人发愣，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呢？

尽管海峰提醒我要晚上十一点之前到那所学校，可是我坐的火车还是晚点三个小时，我曾经找过列车员，为什么会在一个小站停整整三个小时，人家趾高气扬地回了句：“让车，知道不！”虽然我才疏学浅，不过让车我还是了解的，但在这三个小时里我确实只见到过一辆火车经过，难道让一辆车竟然需要三个小时？不过，转念一想，毕竟我坐的这趟火车也不快，在心理上没有优势。

一路的郁闷不多谈，当到达那座城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火车站虽然灯火通明，但由于并不是外出的旺季，车站人员稀少，一副萧条的景象。天空也有些阴沉，起了一层薄雾，百米之外的人看得有些模糊。在这样的环境下，难免会使人感到一阵阵的憋闷，心情难受得不得了。

想起疯子的提醒，再加上已经夜深，确实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于是自己穿过车站广场，想找一家旅店住下。

真是奇怪，广场附近的旅店竟然客满，这让我不由得更多考虑这座位于山东省的小城。在来之前，我就在网上查过这座城市的资料：安平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临海，以渔业和加工业、轻工业为主，由于临海处没有良港所以运输航运并不发达，产品一般需要转到青岛等地运输。不过，小城所辖的宁安区未受污染，风景秀丽，空气宜人，且有良质沙滩，成为旅游胜地。看来全球还在继续变暖，夏季都要过去了，可来海边旅游的人还是多得出乎我的意料。

没办法，我只好接通疯子的手机，和第一次一样，接连打了两通电话依旧无人接听，于是我只能做好去火车站里蹲一夜的准备，一手拉起旅行箱，一手准备挂电话，就在此时，电话接通了，里面传来疯子的声音，可以听出来是被我吵醒了，“咸鱼，大晚上的打什么电话，你怎么还不过来，我等你等了一个下午，以为你怎么着也得今天到，明天下午可就要面试了……”

很明显疯子不高兴，说了半天，我根本插不上嘴。直到他说完，我才小心翼翼地说：“疯子，我到了，在火车站，车晚点三个小时！”

电话那边一下子没有了声音，这让我怀疑是否由于电话信号不好挂断了，不过，很快我听到了疯子的喘息声，他居然破口大骂起来：“上学的时候你就这个样子，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话，告诉你了不要十一点来，结果还是……”

我怕他骂起来没完，连忙见缝插针，趁他喘气的机会说道：“真的是火车晚点，本来不想打扰你的，结果旅店还满员，实在不行我就火车站蹲一夜了。”

“蹲屁啊，安平最乱的就是火车站，小心你有头睡觉没头起

床！”我这哥们就喜欢看电影，直接拿来用还显不出夸张来，“赶紧的，打车过来，槐荫路160号安平师大，我去门口等你！”接着就把电话挂了。

我心中暗骂：疯子，这小子竟然敢说我，绝对是吃了豹子胆了，如果还是上学那会儿少不了给他一顿胖揍。不过现在有求于人家，咱们姿态确实应该低一些，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啊！

安平市区位于丘陵地带，马路虽然修得平直，但架不住上坡下坡，加上薄雾，就连我这个一向方向感极强的人都迷失了。而这出租车司机看出我是个外地人，也不含糊，结果开了二十分钟才到达目的地。

一下车就感到这里的荒凉，司机师傅也不多说话，掉头就走，还挺快，转眼整个马路上就剩我一个人了。这里的马路还不是一般的宽广，很符合市郊荒村的特征。路边种植的槐树并不高大，也可以看出这一带城区的开发时间并不长，虽然有槐树，但要成树荫还要有几年，薄雾和空气中的槐树发出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有种让人飘飘欲仙的感觉。

师大的校门很气派，符合新建学校的特征。很容易让刚从高中毕业单纯的中学生以为自己来到一所一流名校。别的不用多说，光门楼上的几个特大的鎏金字，我感觉就能糊弄不少人的眼球。学校对面一排二层小楼，应该是一些小商铺之类的，当然这样的商铺中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网吧。不过，奇怪的是这里的网吧晚上居然没有开门，很不合逻辑，哪里有晚上不营业的网吧啊？

由不得我多想，身后突然有一只手猛地拍了我一巴掌，扭头一看，是周海峰，两年了，样子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觉得憔悴了些。

“去你的，吓了我一跳，差点尿裤子里，你从哪里蹦出来的？”我回头的时候才发现异样，因为这师大的校门是关着的。周海峰电话里和我说他住学校的单身宿舍，难道这宿舍不在校园里面？

“尿裤子了我帮你洗。”周海峰看到我被吓到的样子有点得意，“还有脸说，告诉你十一点之前来，现在校门都关了。我翻墙头来接你的，别多说了，赶紧走吧。”说着便拉上我向旁边走去，看来这学校老师的宿舍还真是在外面。

一路上周海峰催促我好几次，似乎担心什么。“疯子，上大学的时候可没有见你走这么快过，你女朋友在家呢？不放心？”我看他着急的样子感到好笑。

海峰没有说话依然是匆匆往前走，直到来到校园围墙的一个缺口处：“来，从这里翻过去，进去就不要说话了。”

这个举动让我感到很好笑，怎么这里的学生、老师莫非都是翻墙回学校的？“唉，疯子，刚才我还以为你宿舍在外面呢，怎么还是在校园里，不过你都是老师了，和看门的保安说一声不就得了吗？跟做贼似的！”

“警告过你了，不要说话，乖乖翻过去！”海峰的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不过这表情一闪而过。

我心里一阵狐疑，立刻和最近的事情都联系在一起，一定有问题，海峰这小子有事瞒着我，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吞吞吐吐的，不过我也并不打算说破，按照以前的经验他如果找我过来帮忙，就一定会和我说的。于是，我双手一用力，“噌”地从围墙的缺口处翻了进去。

一进入校园我立刻觉得自己有种进入森林的感觉，校园绿化得



有些过了，除了大门，在四周都种植了树木，而且对疯长的杂草灌木并没有有效地修剪，所以在围墙附近形成了三面的由树木和杂草、灌木形成的小树林，更夸张的是，在我们跳入的这面，距离缺口处几米的地方还修建了一座十米多高的假山，我只能通过假山和树林的空隙才能看到位于中央的校园建筑，不过也大多漆黑，只有零星的几点灯光闪烁。

接着，海峰也跳了进来，不过他看起来很紧张，不停地四处张望，不用这么夸张吧，真跟做贼一样了。我以为是刚才我那些话让他过于紧张了，所以打算安慰一下他，不过就在这时我发现他一下子僵在那里，浑身颤抖！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在假山上的凉亭里，竟然有一个白衣女子……

面试出奇地顺利，我很合学校的教导主任兼心理辅导员王威的口味，一听他的提问就是书院派的，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学过的内容，说实话上大学这么多年别的没有学会，死记硬背的能力倒是培养起来了。所以说，每一个问题我都回答得很完美，一场三十分钟的面试在他的赞许和点头中通过了。我是第一个面试的，据海峰说后面的就走了下过场，不知道是我的表现还是海峰的运作，应该来说，结果让我很满意。于是，下午放学，海峰的工作一结束，我摸出几百元来拉着他进了一家韩国烤肉店。

前面的虚情假意不用多说，人情嘛，该谈的东西还是要谈的，在那瓶老白干喝的还有不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问题来了，“海峰，问你个事！”